



吉林市江湾大桥 冯健勇 摄

百年桥话

□杨逸

江似蟠龙，不见首尾，只见银亮的鳞甲一路蜿蜒，路过一座座桥，又留下一座座桥。

站在海拔近四百米的龙潭山顶，一眼望见，秋天的松花江正吸纳着大地的华彩，无挂碍，穿城而过。唯一一座有名有姓、年龄可考的大桥，默默伫守在原地。和近观不同，海拔的落差让我可以更清晰地看江水释义——水的本性即是流动，唯有流动，才能让它化身万象却又巨古不息。

和江水比起来，城市静止、安定，在“静”中造物、生息、滋养万代、循环人间烟火。我生活的城市已经超过了两千岁，在最初的东团山时期，还只能叫“城池”。假如把遥远的城池比作沧桑老者，这座城市的近代史该是经纬满腹的学者、造诣深厚的艺术家，是建筑学、纸墨香和书卷气。

老者因遥远而神秘，偶尔显迹于考古遗址，经常化身一口壶、半片瓦。近代史则不然。在2.712万平方公里的吉林市，它是百年哥特式教堂，是建筑学家林徽因的手笔黄旗屯火车站（今吉林西站），是树木蓊郁的老机械局旧址，是亭台错落古树葳蕤的张作相府邸，也是松花江上一座座车来人往、雄浑豪迈的跨江大桥。

在山顶，徒手推开硕大的秋阳，举目远眺。

这真是飞速变化的时代。以十年为参照，城市的陌生化程度足以令人惊叹。不止高楼林立，不止道路纵横交错，也包括各种日新月异的“人工美”——用以弥补并致意于城市化进程中不得不退隐的自然生态之美。治理与保护并举的松花江，水流淙淙，清新的水汽一路蒸腾，氤氲到山顶。城中街路两侧，除了柳树、杨树、杏树、松柏、黄榆，近些年种植的新树种——梓树、槐树、暴马丁香、花期已过的芍药、蔷薇和其他花木，都在午后晴照中生机勃勃，姿容熠熠。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乌衣巷在何人住，回首令人忆谢家。”这也是古诗词里的“声声慢”和“古典式念旧”渐渐远去的时代。然而，城中人却用现代式的井然和规划有序，表达着现代式的一派赤诚。

比如东流的江水，和江上那些如兄弟、如手足的一座座大桥。

曾经，松花江历经千古，却不能在祖先与后世之间捎个话、传个信。花自飘零水自流，实乃江河的无奈。流水不腐，恒者永恒。夏商如此，春秋如此，两汉也如此。据载，华夏大地上最早的石拱桥建成于西晋年间，在我看来，有了桥，水才真正参与进人类历史。

桥，替每一脉大地之书记录下时间和人迹，也天赋一份见证的使命。不光在天见地见众生，还要见证每一个“只道是寻常”的时刻如老成了历史。它们像踏进时光深部的智者，藏膝水下，沉默不语，却也不眠不倦，昼夜不息。它们只要存在过，哪怕转瞬即逝，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次意义非凡的“刻舟求剑”。

不为寻剑，贵在痕迹永存。存在过，便是意义。有迹可循，对于后世，便是盛大的意义。

松花江吉林市段的第一座桥出现于清代，并不在此时我的视野。那是一座跨江木浮桥，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官方拨款和士绅商民捐资合建。那一年的四到五月，这座木浮桥刚刚经历了短暂的辉煌即被暴涨的江水冲毁。我曾在黑白旧照上

看到过它，绵延三百米，一份完好的古朴。隔着珍贵的绰绰旧影，我听到了江水湍急、木桥摇曳，它碎裂时发出的高亢昂然的吱嘎声，仍然像在应和松花江上古老动听的船歌。

“松花江，江水清，夜来雨过春涛生，浪花叠锦绣明。”

一唱一和间，一座“横列势若长虹，夜视之则路灯高挂，朗若明星”的木桥走完了从有到无、又从有到无的旅程。即便消逝，也要在涛声中凯歌高奏，给这座城市的桥梁建筑史留下勇敢的开篇，乐观的序言。

一唱一和间，一个朝代的兴衰也成为历史长河中的过往，和黄袍马褂、佩紫怀黄、飞彩鎏金、金戈铁马一道，转身归隐。

桥的出现，让水学会了沉思。它预感到，自己终将沦为岸边行走的牛马的命运，为人类所驾驭。在此之前，它只知道天为父、地为母，而它，是肆意奔腾的龙子，狂妄不羁，势不可挡。

预感很快得到印证。1926年，松花江吉林省流段第一座跨江大桥——吉林市松花江铁路桥开始修建。

“全长443米，宽5.5米。”我目之所及，依旧是近百年的形貌和数据。九个粗壮的石墩矗立于滔滔江水，如同立下了生死与共、寸步不离的盟誓。

考验盟誓的，从来都是时间和历史。二者同样检验着人的决心、坚定和意志。

这座铁路桥是当年全长210.5公里的吉敦铁路的一部分。而吉敦铁路的修建，正是张作霖等人誓与“满铁”统治抗衡的决心。“轰隆隆、轰隆隆”，那是1928年10月10日，吉敦铁路第一列火车啸驰大地、翻越山岭、凌驾江水的放歌声。那也是九一八事变后，眼见吉敦铁路被侵占，钢铁巨兽留在山水间沉重如鼎的悲鸣。

如今，“九一八”已成为国耻纪念日，沧桑载世的松花江铁路桥，那些坚硬的钢铁并没有被岁月摧残。远远望着它们，我望见的是脚下这片土地上，同样无法被岁月摧残的血性、不屈、顽强和勇毅。我还望见，怀抱赤子之心的人们，那如同江水东流般的面无惧色，生生不息。

这一切，被我称作基因和品格。这一切，属于我的同胞，曾经饱受摧残、尝尽苦难的东北家人。这片开阔壮美的土地，是他们的故土，也是我的家园。我站立之处也曾站立过不能谋面的祖先和同胞，他们也和我一样，身在青山中，人在夕阳下，想到那些被“浪花淘尽的英雄”，慨叹“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诸般联想，让我的泪水盈眶变得自然坦荡，无需掩饰。

1940年，又一位同乡——富商王百川投资修建了吉林市桥梁史上鼎鼎大名的跨江桥，吉林大桥。这座桥，让吉林人第一次感受到江是可以走过去的。有了它，便不再有舟船险恶，渡船不再是此岸到彼岸的唯一方式。人们过江，不必再挑选天气，不必再被江水的兴风作浪威慑。

富商王百川的义举，在城市的历史长卷中，已化为永恒的祥瑞。任凭岁月枯荣，依旧善莫大焉。1970年，政府出资对吉林大桥的扩建，泽被百姓，加速了经济发展。

在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印象中，吉林大桥聚集了所有难忘的市井、热闹、电车、行人、节日、公园、繁华、江堤、雪柳、江雾和野鸭子。一家人去江南公园必须经过它，观看元宵花灯它是上佳的位置。外地来了亲朋，用老式胶卷相机拍照，倚在它的桥栏上能拍出最怡人的蓝天、白鸽和洋气的哥

特式教堂。特别是，能全景摄入矗立在桥头广场、象征吉林人坚韧奋斗精神的雕像——摇橹人。

几年前，在时光中老迈的吉林大桥，理应拆除却被政府保留了原来的桥头。这一举措让新桥散发着现代气息，也蕴藉了浓浓的人情味。几代人的记忆被保留了，我想到了“以人为本”。这四个字是发展的根本——大到一个时代，小至一座城市。

吉林市被冠以化工城，1957年建成的松花江大桥功不可没。松花江大桥是吉林市“一五”计划的重要成果——有了它，市中心与江北地区没有桥梁连通的历史宣告终结；也是它，让国家“一五”计划期间156项工程中重要的化工项目“三大化”的建成，变得可望可及、指日可待。

在龙潭山最高峰，南北望、东西望，都可望见松花江。越来越多的桥——清源桥、龙潭桥、江湾大桥、丰满大桥、临江门大桥、雾凇大桥、蓝旗大桥……一路改变着松花江的荒野气质。每座大桥都提醒着四季丰沛的江水，要收敛野性，要“以人为本”，因为这里是城市，是人类耗时两千多年建设并坚守的家园。这里曾被占领，这里有过民族大义和为信念捐躯的生命。眼下是这里的太平盛世，是蛮荒时代、战争年代这里的人们幻想过的未来，祈愿过的一世烟火和安居乐业。

这些桥中，我从头至尾见证了我国首座独塔斜拉桥——临江门大桥的从无到有。

1992年，为缓解吉林市江南地区和市区的交通压力，吉林市政府决定兴建临江门大桥。由于当时市政资金不足，于是号召全市各界为新桥集资。我的家人都贡献了心意，但是每人不足千元，名字也就无法出现在捐款者石碑上。修桥的两年间，我每天早晚都要路过工地，每次都暗暗遗憾自己尚在读书，拿不出1000元的“巨款”。

大桥通车后的20多年间，吉林市迎来了经济的腾飞，那686米的桥身也成了我每天上下班必由之路。我曾骑着自行车顶风冒雪，也曾被桥心的大风吹乱了雨伞。桥上有我最好的岁月，如果能理头仔仔细细查，桥上也有无数市民最好的岁月和进取的人生——如果他们能理头仔仔细细查。

离开龙潭山时，天色已近薄暮。山寺响起悠远的暮鼓声，在琉璃瓦的光芒中，漫山回荡。“此身自幻孰非梦，故园山水聊心存。”不知我要怀着对故园什么样的虔诚，写下的桥话才能让山河感动，日月倾心。关于桥的思考、联想和回溯，仿佛心底一遍遍回响的信念，同时也是这座城市用历史建造的巨大的精神殿堂——桥是岁月和时代留在松花江上的脚印，是文化与文明的新火传承，也是这座城市不会被流水带走的精神和魂魄。

走出山麓，逆江西行，一路徒步到摇橹人雕像。眼前是东流的大江和奔驰在新吉林大桥上南北走向的车流。数排绵长的车灯时而缓慢移动，时而加速奔跑，用活泼的明亮把江与桥的交错，也把那句雄浑壮美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呈现在我眼前。溯旧更知当下的可贵。国富民强的时代，大桥依旧是城市发展的见证，不眠不倦，昼夜不息。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主题征文

那个春日，山野吐绿，将冒头的小草睡眼惺忪，似在偷看人间春色。通往延边州汪清县城G333国道两侧，连片的田野上，黄牛悠闲地低头寻觅着食物，鸟雀时起时落，欢快地呼唤着春天。看，道路两侧的山坡上，含苞的金达莱，也在孕育着它的红。金达莱是在延边大地上独有的山花，她凄寒绽放，一簇簇，一片片，象征着坚贞不屈。著名诗人贺敬之有诗云：“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红心振羽翼，延边正起飞。”轻轻吟诵着，心随诗人浪漫的笔触，轻快地前行。

车子行至吉青岭，“山水红城生态汪清欢迎您”的标志牌赫然立在延吉市与汪清县城的交界处。带着一份崇敬，我走进了这座山水红城的地界。在县城入口处，“双拥广场”几个鲜红醒目的大字矗立在广场中央。下车，徜徉在双拥广场。红色文化、军旅文化元素，环绕在广场周围，成为汪清县一处醒目的文化景观。

在“双拥共建根深叶茂，汪清军民鱼水情深”专栏前，一对小朋友在母亲的带领下，正驻足观看这些军民爱民、民拥军的感人故事。母亲告诉孩子：“美丽汪清，都是这些英雄人物流血流汗换来的……”

在小城的入口，一段段感人的“双拥”故事就此展开。汪清县作为吉林省东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东北部，素有“千年部落百年县”之称，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史。

汪清县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延边地区的主要战场，特别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东满特委所在地，以童长荣、金相和烈士为代表的革命先烈，在这里进行了长期不屈不挠的对敌斗争……汪清有2362名优秀儿女，用鲜血和生命践行了革命先烈的铮铮誓言，他们犹如一朵朵染血的金达莱，坚强地红遍山山岭岭，刻在人们的记忆里。

据史料记载，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遗址，位于汪清县东光镇明月潭风景区东南的大梨树沟内。1932年下半年，以童长荣为首的中共东满特委机关从延吉县王隅沟转移到马村以来，组织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建立了马村抗日游击根据地。同年末在根据地内成立了汪清县第二区苏维埃政府（后改为人民革命政府），在梨树沟内设立了中共东满特委、中共汪清县委机关、汪清游击大队部等。1934年1月，因敌军的疯狂讨伐，为保存抗日力量，党组织决定，撤销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分别转移到十里坪、腰营沟等地，继续坚持抗日游击斗争。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作为推动延边地区的抗日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

追寻先辈的足迹，探寻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遗址和东北抗联战斗遗址。乡村路上，河水蜿蜒成一条白色的缎带，树木安然静默，氤氲的氛围里，流成了一支悠久的、悲壮的歌。东西长5公里、南北宽1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中共东满特委遗址”“汪清县游击大队

部”遗址“抗联井”等10余处遗址……

著名诗人贺敬之曾为汪清革命老区亲自题写“汪清抗日烽火，燎原东满大地”。这十二个鲜红的大字，镌刻在一块巨大的石碑上，矗立在小汪清抗日根据地核心区入口处南侧，与赫然耸立的“东满抗日英烈纪念碑”相呼应，更增添了几分庄严。

站在这里，环顾四周，曾被铁蹄踏过的蛮荒家园，现如今，百里山河早已换了人间。阳光下的村庄，幸福祥和，人们安居乐业，到处歌声飞扬。

童长荣烈士陵园、小汪清抗日遗址等，已经成为党史教育大课堂。如织的游客在党旗旗下庄严宣誓，告慰长眠于此的先烈们：小城花正红，红色的故事，英雄的革命精神正在这片土地上接力传承……

在汪清县“退役军人之家”“汪清县退役军人志愿者服务队”办公室，我见到了负责人林德谈——曾获“吉林省优秀志愿者”称号和“最美退役军人”称号，退伍十余年，他致力于带领老兵投身乡村振兴和服务老兵工作，组织老兵志愿服务社会。他说：“咱要对得起曾经穿过的军装。脱下军装，回到地方，我们的情怀还和当年一样。敢于奉献，勇于担当。”他们投入到“推进老兵参与乡村振兴”“带领老兵直播宣传家乡”“帮老兵寻找合适工作”“慰问参战老兵”等行动中。如今，汪清县吉行军退役军人志愿者服务队，吉行军志愿者协会成为汪清老兵的闪亮“品牌”，老兵志愿服务社会，活跃在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那天的座谈会上，我一直被感动着。这是一座爱意流淌的城。它不光有红透山岗的金达莱，还有一份份暖意和温度，让小城的花红得更艳丽。

驻汪清部队，时刻关注着驻地经济社会发展，主动参与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爱心助学、抢险救灾，处处都有他们的身影。

呈现在我眼前的褒奖，应接不暇。画面是军人家属手捧立功受奖的喜报，自豪感、荣誉感洋溢在他们的微笑里。立功受奖喜报的颁发，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一位在场的大姐说：“我也要把孩子送到军营，报效祖国，建功立业！”

在一户退役军人家门口，我见到了悬挂着的“光荣之家”荣誉牌，挂上了全县超过5000户退役军人家庭门口，让正在当兵的和当过兵的人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尊重和敬意。

老兵周宪平一次次走入军营，为部队官兵讲述老兵故事，老兵新兵共同追忆那些曾经保家卫国、勇于奉献的感人故事。中帽家政“爱心理发师”为部队官兵义务理发及培训，每一次送去的温暖，都让战士们感受到了家的温馨。

思绪还在讲述中穿行，要说的太多了。一串串串数字，串联起小城的暖意和大爱；一个个双拥故事，串联起军民的幸福生活，交织成一幅生动的画面：绚丽的金达莱，太阳红透的边疆小城，在幸福的家园里，把心安放。

小城花正红。正如革命先烈所愿，山水红城，生态汪清，这座崛起的新兴小城，春风浩荡——红色文化、特色乡村的画卷正徐徐打开……

（本栏史实顾问：孙太志）

小城花正红

□周廷辉

责任编辑：王小微

